



他们拥有异于常人的天赋，可以摧毁或者拯救世界；
他们在世俗尘烟的流逝中，寻找永恒的归墟；
他们是彩虹的王者，也是深远的死魂；

沉重的桎梏，激烈的冲突，战不旋踵的意志，至死靡它的深情，
这是一部奇幻大陆上演的悲怆史诗，
这也是城市水泥丛林里催人泪下的深情。

蒲宫音 著

远歌

回声系列二

远歌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, 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LAKY.L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
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| CA@ZUIBOOK.COM | / COVER ART _ FREDIE.L MINT.G [FROM CASTOR]
TYPESET ART _ ZHANGQIANG [FROM CASTOR] / ILLUSTRATION _ SINDY WU 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

献给我的妈妈，以及恋人

目录

Contents



花 童	007
怀 人	033
再临之诗	099
天 川	173
蝶 吻	209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与实际人物、团体无关。

chapter 1

花童



为什么人总是要看见别人不幸，
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幸运的呢？



公车披挂着霓虹，鱼一样在夜幕中划游。在它腹中的我跟着轻微摇晃，窗外我的同类们在不同种类的鱼的腹中或睡或醒，或聊天或沉默。

还有三站就到我租住的公寓楼了。

一辆 31、两辆 58、三辆 34、三辆 143、四辆 138……意识到自己又在下意识地计算行程中见到的各型车辆，我使劲儿拍了拍额头，记什么啊，有什么好记的？就算能把圆周率记到第 85 位，也不如长两个 85C 的大波波能讨老板欢心。

两小时前，面试我的公司老大看到我一字不差地将他提供的材料倒背如流，并且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他一日的行程，非常伯乐地为我鼓掌赞叹，“人才啊人才。”随即转头对坐在他身旁的人力资源部部长点了点头。

这番场景让我霎时觉得苦尽甘来顶天立地，并想立即揪出之前应聘过的所有公司的面试官，在他们面前为我将来的老板歌功颂德。顺便把那些个以貌取人、有眼无珠的败类们踩成几张大饼，剩下的碾成芝麻撒上去，“咔嚓咔嚓”地吃掉。正当我一边状貌谦恭地走向门口，一边快意万分地在脑中啃着芝麻大饼时，一阵香风迎面扑来，我看见了继我之后走进面试室的尤物。

对，就是尤物。

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正常男性，看见她的瞬间，我的大脑立即自动播放出一段背景音乐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得无处藏藏藏——藏个屁啊！我的理智一巴掌拍醒我，提示我这位尤物是我应聘工作的竞争对手，而我们竞争的职位是：秘书。此等预警让我捧着一颗拔凉拔凉的心，在出门前偷窥了一下面试台上的四位面试官，他们的表情让我瞬间意识到他们正默默地进行着合唱：人在身旁如沐春光宁死也无憾憾憾……

于是我知道，我的工作又没戏了。

这已经是两个月来第七个失败的面试。今天还算是好的，前面几个公司不是在看到我的简历的时候就摇头，就是在我一瘸一拐地走进大门的时候给我白眼儿。再这样下去，连我那15平方米小房子的房租都交不出来，遑论寄钱回家。也许真的是我太天真了，在这样一个天上掉下四块砖，一块砸到富二代，一块碰到高才生，一块垫上帅哥脚，一块滑过美女腰的地方，我这样一个没钱没学历，脸长得一般，还有一条因为小儿麻痹症而拐了的右腿的人凭什么生存？

这兴许是别人五光十色的暖巢，却真的只是我光怪陆离的他乡。

靠，怎么鼻酸了？施华，你不能这么没出息。

我胡乱擦着眼睛抬起头，在泪水和揉擦导致的一片含混中，我看见一个穿着连帽休闲衣的人，帽檐下露出的白发异常显眼。于是我立即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对那人说：“您坐这儿吧。我马上就下车了。”

说着我错身就要离开，却被那人一把拉住，随即听见他有些犹豫又有些尴尬的声音。

“……请等一下。”

这把堪称悦耳的声音让我认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，下一秒，望着声音的主人我确认了这个错误——

站在我面前的这个比我高出一头的人，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。

曾有人将我广大同胞的相貌依次定义为以下等级：丧权辱国——闭关自守——韬光养晦——为国争光——精忠报国。依据此定义，我面前的这个人，无疑就是岳飞本人。

“他把你当成老头子了。”

在我暗自思忖的时候，另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出现在他旁边。那是个比“岳飞”稍稍矮一些的男子，看来也就三十多岁，褐色风衣下身材笔挺得令人发指，我一看脸，妈呀，“文天祥”！

要是一个人比你强一点点，你会忌妒；要是他和你的差距堪比豹子和蜗牛，那么，你只会崇拜和羡慕。在两位“精忠报国”级男人的光芒普照下，自定义为“韬光养晦”的我安慰自己，这个世界，就是有些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这没有办法，只有接受。

眼看就要到站，我忽略自己把帅哥当老头的错误，准备下车。何况，这次误认要是问责，那位一头银色长发的年轻人要负一大半责任。我扶住车椅把手，一步步向车门走去。没有注意到“岳飞”正和“文天祥”匆匆讨论着什么。就在车刚刚停稳，我正要下车的当口儿，一股力道拉住了我。

“你在找工作吧？”

是“岳飞”。

“我们灵桥组织有个类似秘书的职位，你愿意试一试么？”他亮出一个诚恳的微笑。

“欸？！”我两眼放光。工作现在对我而言，好比上帝之于基督徒。

我想都没想，便应道：“好啊。”

想都没想，以至于忘了奇怪——萍水相逢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在找工作呢？

“三个月的实习期。如果能够适应组织，并且找到一个属于你的位置，你就可以留下。”

“文天祥”在一旁这样补充，他眼眸的颜色十分独特，像冰下流动的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能说这种话，看来他是未来工作单位的老大了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拍拍胸脯，信心满满。

如果人的脑门上可以贴一个词表征TA的性格，那么属于我的那个，肯定就是“适应”。因为一个人能够选择的东西越少，TA的适应能力往往就越强。出生二十多年来，“适应”一直是我的必胜法宝，只要不是跑步、踢球之类需要好腿脚的人才能取胜的体育运动，不论什么工作，凭借我的这个法宝，我总是能够胜任的。

何况，灵桥组织应该是建筑类的公司吧，建造桥梁啊什么的。虽然跑工地我没什么优势，但是做会计、当文书或者绘图纸什么的，普通人能行，我当然也行。

当时我这般纯洁而自信地以为。

根本没有想过，如果把“建筑类的公司”替换成“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”、“普通人”替换成“超能力”，这句话是否依然成立。



肠子像被人打了结，又被顽皮的孩子拿去当跳绳。我本想把手上的文件看完，却发现肚子里飞舞的跳绳已不止一根，它们纠缠在一起，隔

着肚皮对我发出警告。随之而来的腹痛亦愈演愈烈，让我不堪忍受。

——站起来，去厕所。

大脑终于抵不过身体的抗议，投降道。

我欢悦地想要起身，却发现“欧买嘎”——凳子像个柔情蜜意的情人，正死死粘在我的屁股上。

肠子扭拧着高唱鸣音。肚子疼得我冷汗淋漓。而凳子依旧忠贞不渝。

无法可想。我不得不一狠心，提住凳子一起蹦向厕所。

施华，坚持。施华，一定要坚持。施华，马上到了。我用仅剩的一点儿意识不断对自己念咒。

明明只需要走几步就能到达的厕所大门，此时却恍惚着越来越远。

而我已无力再提动那张凳子。肠子、肚子开始合唱《命运》。带着一丝将死的预感，我只想昏过去就此逃避一切。却听一个清悦的声音疑惑道：“施华？”
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对他吼：“厕所！！！！！”

我站在盥洗池前，全身脱力。

这是两周来的第几次了？

臆想前桌 MM 内裤颜色的时候，顶头上司路过办公桌留下一句“粉红色，两只小熊”让我回味无穷；拿公司的电话机、打印机假公济私，却在第二天被该机器向公司二号头目状告我非法用工；得罪两个小女孩，穿着内裤拿着《PlayBoy》却发现自己突然躺在了珠穆朗玛峰峰顶……左手边的同事是一棵大树，右手边的同事是一张象棋桌，一个沉默不语让你怀疑他只是办公室盆景，另一个说话暴跳如雷堪比更年期妇女。而他们正是我所在部门——灵桥组织记录部的负责人。

我快疯了。

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个超乎正常人类想象的地方了。

我要辞职。

辞职!

狠狠一拳打在水池边沿，我却猛然听见自己的声音。

——没问题。

公车上信誓旦旦的声音。刚到灵桥组织第一天，得知组织真实属性时，打肿脸充胖子的声音。不知多少次想要打道回府时，说服自己的声音。

——没问题。

我仿佛又听到天空中那悠远而诱惑的声音，讪笑说：“认输吧。何必跟我作对。你注定只能做个领残障救济金的人，依靠父母的存款开个小店，被埋葬在来往车、人掀起的尘土中，了此一生。有什么好挣扎的呢，我都给你写好了，你的命运。”

——命运你个芭乐!!!

我对天比出一个中指。

让我认输，还早着呢。

我雄赳赳气昂昂走向厕所门口，却突然想到——其洛还在外面。刚才正是他将我和凳子一起运到了这里，之后还给我送来一条裤子。

我立即羞愧得直想从厕所的窗户跳出去。

没错，其洛就是两周前公车上被我误当成老人的那位银发“岳飞”。而那天车上的那位“文天祥”正是我所属组织的老大，也是其洛的养父，辛珀宵。

跟科学家们所说的一样，世界其实由明暗两种物质构成，暗物质不能被人类现有水平观测和确认，更无法利用，但它们的存在占据了整个宇宙的90%以上。灵桥组织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凭借其成员所具有的超能力维持世界的明暗平衡。作为组织中唯一的普通（正常）人类，凭借我

强悍的记忆力，迅速完成一大堆保密手册的背诵工作以后，我惴惴不安地问辛老大要是我不小心说出去怎么办，拥有罕见麒麟灰色眼眸的、实际年龄快四十岁看起来却像三十岁刚出头的黑发帅哥冷冷一笑。

“精神病院的医疗费不会算在你的工资里。”

“……”

是的，我们组织的老大看一眼就能知道任何人的所思所想。可想而知，为何公车上甫一见面他就知道我在找工作。火眼金睛还不是最厉害的，他的“撒手锏”是任意操纵、改变人的思维。因此若是我有违规行为，他能够立即察觉到并轻而易举地把我变成精神病。除此之外，听我讲述这些的你，第一感觉也一定认为我是精神病。所以，因为不想被关进精神病院，我一直自觉遵守着保密守则。

要是让辛老大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一定会露出那种冻死人的冷笑了。

我嘴角抽搐着这样想，死心走出厕所。却见其洛正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等在门口，见我出来，他轻按了一下男孩的肩膀。男孩于是低头绞着手指对我说：“对不起施华。我只是想跟你玩一下的。”

……不出所料。果然是 HTG 里那个有黏合能力的小鬼。

本来如泰山般压在我心头的羞愤，忽然变作轻而又轻的无奈。我走到小鬼面前，猛然将他横身抱起，煞有介事地打他屁股。

“让你调皮！让你调皮！”

他哇哇挣扎着，又怕又快乐。

其洛在旁，抱臂而笑。

放下黏合小鬼的时候，我望着窗外的天空，暗暗道：“命运，我们等着瞧吧。”

然后，一阵肠鸣音打断了我的远望。

“……其洛，你们先走吧，我还得去厕所。”



“施华，等下一起去 HTG 吧。”

上身穿着黑色背心，下身是迷彩裤的其洛在办公室门口对我打招呼。及腰长发被随意地绑在身后，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想来是刚刚和什么人打过篮球。

“好。”

我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，举起一只手对他比出“OK”。

其洛笑着一点头，转身走向走廊尽头辛老大的办公室。望着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华丽银发，我不禁再次感慨，为什么其洛留着一头长发却没有一点点女子气呢？你看时下兴起的那些韩国组合，漂亮得难免女气，博得广大女性青睐的同时，也遭到同性群体的唾弃。但其洛却不是这样，他的帅气是男女通杀的——麦色皮肤为他增加了野性？明亮的眼睛如同绿林间的豹子？令人艳羡的精健肌肉？……到底为什么呢？

想来，美人鱼是长头发，但狮子也是长头发。可以以此类比吧？

看其洛的身影消失，下意识地，我摸了摸自己的右腿。对健康左腿来说恰到好处的裤子，对已经萎缩的右腿而言，则像猴子穿大袍，“咣里咣当”的。拍拍“猴子”，我喟叹一声收回手，自我解嘲地想，没有什么好比的。毕竟，从任何角度而言，其洛都是“精忠报国”级的。

我不再多想，低头继续研究手里的文件，不时往电脑里敲打一些内容。

不多时，听见其洛叫：“施华？”

他已从辛老大办公室出来，正站在走道里对我打招呼，并分别对树先生和桌女士招手微笑。于是他们一个晃了晃枝丫，另一个跳起皇后舞凭空摆了摆。

“来了！”我放下手里的工作，整整衣服，用最快的速度走了过去。

HTG 在最顶楼，和其洛会合之后，我们一起走向位于楼道另一边的电梯。

光洁锃亮的走廊，弥漫着同样光洁清新的空气。

不久前我发现，长着两条长腿的其洛，走路时却总会不露痕迹地配合我的步速。现在也不例外。

明明是个比我小四岁的家伙，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可靠感呢？我暗自感慨。

其洛今年十九岁，还在上大学，除非有任务，只在每个周末回来，却总是这个人找，那个人叫，而他每次回来都会来探望我。自己不在的时候，还会拜托他的另一位养父，戴维副首来关照我。我很喜欢平易近人的戴维副首，虽然因为某种原因，他实际年龄四十岁看起来却像十七岁；虽然凭借能够和非生命体进行对话的能力，他知道我两次偷用了办公室的打印机。但他却总是既往不咎地对我笑嘻嘻。

其洛体贴的性格一定是得益于戴维副首。我暗暗点头，默下结论。还好他不像那个总是冷笑的辛老大。

电梯到了。其洛先走进去，按下楼层键后等着我。我随之步入。电梯里四壁清亮，上升的提动力让我有种飞升的错觉，仿佛自己已不再受到形体的束缚，仿佛再向上，就可以直达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……

其洛的身影投射在如镜的梯壁上。

已沐浴更衣过的他，此时穿着一件白色的敞领薄衫，银色长发解开，随意散在身后。据说其洛少年时曾被辛老大送到哪个原始部落学习了几